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灞桥无柳

很多的美好都存在于想象之中，比如镜中月、水中花。因为充满着想象的成分，因此无瑕，因此完美，因此打动人心，令人挂怀。灞桥就是这样一座想象中的桥。在我们动身前往西北之时，我曾一次次地想象过灞桥——杨柳依依，别情洋溢。甚至，我曾想象着灞桥边的河水，也尽是离人泪。那古典的离别，使这座桥，成为我心中写尽忧伤与惜别的美好之桥。

我也曾悄悄地将灞桥与我老家的那些桥相比。比如县城上的紫来桥，那是进入桐城县城东门的必经之路。桥面麻石条上，车辙足有两寸深。桥面光滑，映得见行人的影子。而桥下龙眼河水，四季不断，携带着龙眼山里的清雅之气，又回荡着小城文风浩荡的琅琅书声。紫来桥东，是烟火气息深厚的东门老街；桥西，则是直尺形的紫来街。多少年后，我为紫来街写过一系列文字，那文字里自然少不了紫来桥。我想象着灞桥，应该也如紫来桥一般。灞桥两边，也应有古老的大街与烟火。

我还想到我老家梔子河上的桥。那是简易的石拱桥。桥上流水，桥下是深潭。四周则是大片的农田。灞桥应该不是这样，充满诗意并且被中国文学史、中国离别史都写尽了的灞桥，怎么可能这样？

在西安喝了酒，吃了羊肉夹馍，看了兵马俑，还认真地近乎崇拜地读了那座无字碑，然后便决意去灞桥。很年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到西北，曾打灞桥经过。那时，行程潦草，灞桥只是一晃而过，甚至连车子也未曾下来。那次行程后，我写了很多关于西北的诗，其中也有一首写到灞桥。我说：“灞桥上的那个人走了/但他的影子却牵在杨柳枝上。”这两句诗写得动情，其实都是想象中的情感。因为想象，所以动情，所以有画面感，所以有那种共情般的忧伤。但这次，我决定必须好好地去看看灞桥。我的行程还很遥远，终点是天山以北的伊犁河。我乘车出了西安城，那道古老的渭河水，依然在淌。不过，据说与唐朝时的河道，已经不在同一个位置上了。天地沧桑，水流河移，自是正常不过。我在心里念叨着“灞桥”，甚至想问问同行者：你折过灞桥的柳吗？

如果他答曰折过，我便要问他：送给谁了？

或许这便是一段佳话，一段情史，一段风流。但我没问，一车子的人，用各种神态，演绎着这世间的平凡与琐屑、倦怠与匆忙。没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，专程来看灞桥柳。这最后的一点诗意，早已被生活给磨走了。我心有感叹，却不言语。我独自看着车窗外，早已烂熟于心的那些关于灞桥杨柳的古诗，都忘了；那些曾在灞桥依依惜别的古代诗人们，也都隐去了。我由是感到：人生行旅，其实都是赴自己心中的风景。我来灞桥，也不过是寻找自己内心里那座桥罢了。

渭河就在西安城外，古时候从东西两个方向进出长安的人，都得经过灞桥。古人因为交通不便、信息蔽塞，一旦离别，可能便终生难以再见。因此，离愁别恨，自然入心。何况杨柳飘拂，一转身便是故国风物，那种怆然，亦是令人喟叹。但今人呢？纵然万里相隔，亦不过一念之间。还有离愁吗？还有别恨吗？还需要折柳相送吗？

答案是：没有，也不必。

当车子停在灞河边上时，河面上就仿佛飘着这答案。没有桥，没有柳，没有离人。只有明亮的阳光，高远的天空，以及从西安古城里飘逸出来的、那种既有兵马俑味又有脂粉味的气息。我想回头看一看古城那巍峨的城墙。可是，从林般的现代化建筑覆盖了它。我只好再次将目光投向渭河水——

这一定是唐朝的流水，又一定不是唐朝的流水；这一定是唐朝的土地，又一定不是唐朝的土地。这一定是我想象中的灞桥，又一定不是我想象中的灞桥。灞桥无柳，柳早已沉入漫长的诗歌史与离别史了。

离开渭河两年后，据说发现了唐时灞桥遗址。遗址之石，尽是青色。那也许就是年年被折又年年归来的柳色吧？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最后的精神家园 ——著名作家潘军画展在合肥举办

2023年7月21日，由安徽美术出版社、安徽文学艺术院联合主办的“泊心堂墨意——中国当代作家潘军画展”在位于合肥市包河之滨的亚明艺术馆隆重举行了开幕式，引起文艺界的广泛关注。

潘军是当代著名作家、剧作家、影视导演。他的小说《重瞳》《风》《死刑报告》等被视为中国先锋小说的经典之作；他的话剧《合同婚姻》《霸王歌行》分别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，并获得国际大奖；他自编自导的电视剧《五号特工组》《分界线》等风靡全国。但潘军说，他最早是学画的。

丁酉年是潘军的本命年。他曾说过，六十岁是一条分界线，之前舞文，之后弄墨。在他看来，舞文弄墨就是“诗意的栖息”。于是潘军毅然离开了居住二十年的京城，回到了故乡安庆，筑起了“泊心堂”——他的斋号。

回到故乡的潘军虽然陆续还有小说、散文随笔发表出版，但主要精力放到了绘画创作上。去年，安徽美术出版社隆重推出了《泊心堂墨意

——潘军画集》，分为人物、山水、戏曲人物及扇面三卷，收入作品260余幅，这是对潘军绘画创作的一次完整的总结，也是对潘军卓越建树的一次回馈。“因为其绘画语言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，其艺术蕴含着一个艺术家的赤子情怀，具有超越时代的感人力量，其写意人物画立意新颖，灵动潇洒，墨润华滋，并且造型准确，形象生动传神，运笔清劲洒脱，追求墨韵的灵动和润泽，并且大胆借鉴黄宾虹的浑厚华滋的画风。”

省文联主席、著名诗人陈先发出席并致辞，他称赞“潘军的文化形象既丰富也独特，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研究样本。潘军的精神气质中有非常锋利的一面，年轻时代的小说就具足先锋意识和探索精神，他知世论人的眼光也颇具穿透力，奇妙的是他能将自身的锐利特质和绘画笔墨中那种圆融、恬淡、寂静气息，完美地融为一体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审美力。潘军的知识结构博杂深湛，涉猎多方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创造力正是不断创作晚期杰作的源泉，会给我们

带来更多的期待。”

著名批评家唐跃认为“潘军对中国画的笔墨有深刻认知，再仰仗过人的才情，把研读的积累转换到画面上，虽然看不出清晰的笔墨师承线索，倒也运笔成风，洒墨成趣，点线纷披，晕染自如。”

本次画展由潘军本人精心挑选了近200幅，分人物、山水、戏曲人物以及花鸟、扇面，时间跨度为20年，但绝大多数为作者近期作品。

潘军说：“无论是写作、拍戏还是作画，都是一种表达的诉求。但前提必须是有趣的——做有趣的事，交有趣的人，是我一贯的处事原则。对我而言，所谓的创作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战争，苦中作乐，其甘苦与美好，只有当事人的亲历才可体味，与世俗的标准无关。我也从来不在意各种名目的标准。我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时间。”有人问潘军，书画对他意味着什么？

潘军答：此一刻最佳的生命支点，这一生最后的精神家园。



芦汀私语 潘军 作

潘军谈《泊心堂墨意》画展

这次画展完全是即兴操办的，去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泊心堂墨意——潘军画集》，人物、山水、戏曲人物及扇面三大卷，反响挺好，于是大家就建议我办一个画展。动议一提出来，就得到了陈先发、王训海等朋友的支持，李岩和朱国胜也表示要参与协办。我请唐跃、卢红星等来做策展人，地点看了几处，最后选择了亚明艺术馆，四个小厅，正好可以安置人物、山水、戏曲人物和扇面四个类型，挺合适。何昊、小陆他们对这次的画展很重视，给予了很大帮助。

开幕式这天，来了很多朋友，气氛非常热烈。这情形让我很感动，因为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游走于体制之外，不参加任何协会，也不担任任何职务，连职称都放弃了。但是朋友们并没有因此疏离我，但凡我做点什么，大家都来捧场。我这么做也不是追求所谓的纯粹，完全是因为没有必要。在我看来，创作永远是个人行为，是心灵和情怀的表达，无论是写作、拍戏还是绘画。我一生热爱文艺，但是，我并不喜欢文艺界——文艺界是个江湖，书画界犹胜，到处都能见到以

大师自居的人，到处都能见到袖里乾坤式的廉价赞美，让人不齿。

或许因为作家身份，我的画常被人为“文人画”。其实“文人画”不等于文人的画，这是两码事。我以前在文章里有这样的表述——“文人画”这个称谓，最初是由明代的董其昌提出的，但追溯可以到汉。它的精髓之处，是主张让中国画进入到一个诗、书、画、印相通交融的境界。画中有诗意，有墨趣，有性情，有思想。无论是王维的“以诗入画”，还是苏轼的“以书入画”，为的都是这个，与当时的民间工匠画和宫廷绘画有着显著的不同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所谓文人画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文人表达主观情怀的载体。倪瓒讲“自娱”，顾恺之讲“形神”，本质上是一致的，都是在力图寻求一种与自然亲近的方式，抒发自我的情怀。

这次画展作品，创作年代跨度正好是20年。最早的一幅人物画《陈寅恪》，作于2003年，当时我刚读完陆健东的《陈寅恪最后的30年》，又值北京闹“非典”，我便在寓所里完成了这幅画。我最早就是学画的，完全自学。长期以来，我往往都是在完成一部小

说，或者拍完一部电视剧，才会回到案头提笔作画，总是意犹未尽。那时我就制订了一份人生计划：六十岁之前舞文，之后弄墨——舞文弄墨就是我的人生设计，也算是“诗意的栖息”。去年我编剧导演的一部40集电视剧《分界线》，我想，六十岁对于我也是一条“分界线”。

于是，2017年的大年初五，我离开了居住近二十年的京城，驱车长途奔袭一千多公里，回到了故乡安庆。这一年是我的本命年，时光不经意间过去了一个甲子，我也到了该践约的时候了。我在长江边上重新购置了一套房产，取名“泊心堂”——我的斋号。“泊心堂墨意”就是这么来的。这次画展，绝大多数作品是在2017年之后完成于泊心堂的。

看着那么多的人喜欢我的画，我当然很高兴。如同一个厨师，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自己不动筷子，在一旁看着大家欢聚一堂，推杯换盏。那种高兴才是真的高兴。

有记者问我：书画对你意味着什么？

我说：此一刻最佳的生命支点；这一生最后的精神家园。

等待高考成绩的日子

张先友

1978年7月22日上午10点，我走出了县二中的高考考场，由于当年非外语科学生外语成绩不计分，下午的外语考试可考可不考，对于我来说，高考就算结束了。教室外阳光炽烈，铺了煤灰渣的操场在学生们的跑动中尘土飞扬。我刚走出教室就见到校长在尘土中和学生说话。校长姓祖，个子高大，声音洪亮，见到我就招手说：“过来，过来。”我走过去，校长问我刚结束的语文考得怎样，我大致说了下我的答题情况，祖校长说了句“还好”。我知道语文考得并不好。语文原该是我的强项科目，但我们准备的高考作文是记叙文和议论文，谁知这年的高考作文题是篇长文改写，我拿到试卷后有点慌，作文写得并不好。

我们的高中是所乡镇中学。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，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正处于特殊时期，十年没学到什么知识，最后半年复习也只是尽最大努力去补短板，半年时间里从校长到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，但这届学生能否有一两个考上大学，老师们也没把握。我作为文科班成绩比较好的学生，一直受到从校长到老师的关注，两天半的考试里，每门课结束，两校长都等在考场外面拉住我问一问答题情况。

七月酷暑，祖校长就站在阳光下，满头是汗。“你应该能考上一个学校。”祖校长想了想告诉我。祖校长一低头，发现我光着脚，“你的鞋子呢？”我们来县城参加高考，学生集中住在一个仓库里，今早起来，我那双旧布鞋不知被哪位同学穿走了，我只好赤脚参加了最后一门课考试。“赤脚不怕穿鞋的，你也没退路，回去等成绩吧！”祖校长说。

真的没退路，家境贫寒，我这年如果考不上，家里没钱让我再去复读，一个十六岁的乡村少年，命运就在高考这几天决定了。那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，七月底八月初，是“双抢”的日子，在这半个月里，要把早稻收上来，再把晚稻秧苗插下田。虽然祖校长说我能考上一所学校，但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如何，回家后的第二天天没亮，就和生产队社员一道下田劳动了。一起割稻的长辈问我考得怎样，我也不敢说，只是含糊应答。现在想来，那等待的日子真难熬，心里一遍一遍回忆自己各科答题情况，测算自己可能有多少分，就是割稻时也在想。

三伏天，割稻是件受苦活，弯着腰，后背和胳膊在阳光下暴晒，半天时间，先是赤红，晚上一洗澡，蜕下一层皮，剧烈地疼。

回家劳动的第三天中午，烈日下的气温超过40摄氏度，昏昏沉沉的，我一边割稻一边还在想着自己的心思，一不留神，锋利的镰刀割到握着稻把的左手无名指，手指被割出一道深深的伤口，血立马冲了出来。身边人看到围过来，他们从稻田里挖出一团烂泥糊到伤口上，想堵住血，但很快血水冲破泥团，淋到稻子上，把金黄的稻穗染红。哥哥带我走到旁边的水沟旁，用水把烂泥洗干净，找来一根破布条，把伤口包扎起来。血很快又染红布条。队长说你回家去吧。晚上伤口发炎，我发起高烧，以后几天没再参加劳动，一天晚上队长来我家说，你割不了稻子，去放鸭吧。

我们那里是江南圩区，水网纵横，养鸭子是我们那里一项特色副业。春夏季节，不但家家养点鸭子，生产队也会养几百只鸭子。到五月底，队里会专门抽出几个人去养鸭，六七月份，鸭子先是赶到扬花的稻田里吃虫、吃田螺、吃草籽，早稻收割后，就把鸭子赶到稻田里吃落下的稻粒。由于圩区养鸭人多，生产队的鸭子多在湖边山边稻田里放养，一

直到八月份，鸭子养大了再赶回来去城里卖掉。

放鸭人吃住在山里，过段时间就会派个人回来拿粮食和蔬菜，我就是随拿粮食的放鸭人去山里的。七月底的江南天空湛蓝如洗，天边时常飘着几朵白云，同行的是我的一位长辈，他挑着粮食走在前面，我提着自己的几件衣服和两本书跟在后面，一老一少走在皖南丘陵的山道上。中间经过一个湖，湖水映着蓝天，我们在正午赶到鸭棚，鸭子上午放过后，中午就赶到一个山塘让它们休息，放鸭人也在山塘边找个树荫打盹。放鸭人赶着鸭子在各个村子间根据稻田收割的情况流动，没有固定居处，晴天的夜晚就露宿在星空下，下雨时搭几块雨布将就，十分辛苦。

为了给鸭子增加营养，放鸭人还要在附近村里人家的粪坑里捞蛆虫喂鸭子。我去后，捞蛆的事就由我来干。那时乡村人家厕所十分简陋，搭个小棚，地上挖个坑埋上一个土缸就是五谷轮回之所。夏天的粪坑总有许多蛆虫，我挑着粪桶，在每个人家茅厕里进出，当看到粪坑中无数肥白胖大的蛆虫蠕动时，就感到心花怒放，富有高蛋白的蛆虫多了，鸭子吃了就会快速长大。生活真是美好啊！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闲下来时自己也十分迷茫，算算高考成绩也快下来了，不知自己到底考得咋样？山林间有山猫、黄鼠狼和狐狸，它们找机会就来叼走鸭子，特别是夜晚，它们更是神出鬼没，防止这些野兽就是放鸭人夜晚最重要的一项工作。鸭子夜晚会在山塘或湖边堤埂上睡觉，山猫们一来，鸭子就会“轰”一声跳到水里，有时没有山猫，风吹过林间，发出一点小响动，鸭子也会自己吓自己，争先恐后朝水里跳。鸭子一有响动，放鸭人就要在堤岸上巡防，很难睡上囫圄觉。早稻收割已近尾声，鸭子也长大了，再过几天就要把鸭子赶回去送城里卖了，谁知那几天夜晚，来了一只狡猾的山猫，接连叼走了几只鸭子，放鸭人增加巡防，那一晚山猫走到鸭子旁边被吓走了，但它最后偷走了山塘边人家的一只鸡。那是山塘边一户孤零零的人家，夫妻两人带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那晚闷热，远处天边雷鸣电闪，半夜里，那户人家突然传出小女孩凄厉的叫声，随后是哭喊，她的父母也开始大声喊叫，我们赶过去，原来山猫偷不到鸭子，把这家人的一只鸡叼走了。我们决定把这只山猫抓住，我找来一个捉黄鼠狼的笼子，晚上把一只鸭子关在笼子里放在山边，半夜里，山猫果然上当，钻进笼子触动机关被我捉到。山猫很凶猛，在笼里惊叫冲撞，但一切无济于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一个人无事去山边闲走，突然听到一声小奶猫叫，我寻声走到灌木丛里，那里躲着两只小山猫，它们见到我眼里充满惊恐，但龇着牙装出凶狠的样子，它们身边散落着许多鸡毛鸭毛。

抓住山猫的第二日中午，哥哥赶到鸭棚找我，说学校来了通知，高考成绩下来了，要我回学校填报志愿，去县医院体检。当时我正准备挑粪桶去人家茅厕捞蛆虫，听到消息，十分激动，把粪桶一下扔出很远。后来我上大学去了，很久很久之后，我扔粪桶的事在村里仍是个传说。

